

天柱山石刻守护者

□张鑫

乘车抵达天柱山脚下，峻峭的群山映入眼帘，位于正前方的一座山头最为显眼。这座山就是天柱山的主峰，山石白中泛黄，纹理清晰可见，远远望去就像《芥子园画谱》山石法中用披麻皴画成的远山。山上树木葱茏，青翠的树木如山石的毛发，给山体增添了诸多生机与神采。半山腰有一座小亭，红色的外观在白绿树间分外惹眼，同行的老师告诉我，那就是郑文公碑亭。

山脚下有几处低矮的房屋，这就是天柱山文物管理所。我们的向导马龙腾老师从屋子里走出来，热情地迎接我们。马老师五十岁左右，身着运动裤，一件灰色的短袖，戴着一副眼镜，两鬓已生出白发。他操着山东口音较重的普通话，向我们介绍文物管理所的日常工作。文物管理所不大，当天只有马老师一个人在值班。他说，文物管理所人员短缺，他一个人身兼数职，同时肩负着讲解、票务、安保、保洁和接待等多项工作。办公室内摆放着天柱山石刻的研究资料，墙上挂着书法家、学者们前来访碑的照片。

天气炎热，马老师叮嘱我们带上饮用水，要轻装简行，毕竟有蜿蜒的山路等着我们。天柱山上的台阶较为陡峭，我们没爬多久便已经气喘吁吁了。然而带队的马老师却一身轻松，走着走着就领先了我们一大截，时不时还停下来等我们。

“马老师，您怎么爬得这么快，也不见您大口喘气，不累吗？”

“习惯了，我每天都要上山下山，甚至有时候一天要上好几趟。”

“您在这儿工作多长时间了？”

“已经二十多年了，所上山次数早就数不清了。”

“您这份工作很辛苦啊，无论什么天气都要巡山。”

“对，是挺辛苦的，不过习惯了就好。我刚调到这里的时候，人们保护文物的意识还不强，有时候还会有人在山体上乱涂乱画。为了防止有人晚上在山上涂写标语，我就披着军大衣整夜在山上蹲守。有一年秋天，我发烧到了39.3℃，全身酸痛，但是想到还没有巡查文物，我始终不放心，就从床上爬起来，走一会儿歇一会儿，慢慢地爬山巡山。现在人们保护文物的意识比以前强多了，破坏山体的行为也少了。”

马老师一边带着我们爬山，一边为我们讲解山上的各类摩崖石刻，他不仅能细致地说出每处石刻的诞生年代、碑文内容，还能说出不少精于此碑的书法家以及对石刻颇有研究的学者的名字。他说，郑文公碑的影响早已走出国门。前来访碑的不仅有国内美术院校的师生、民间书法爱好者，还有很多外国友人，其中尤以日本学者和艺术家为多。有一次他带领一位日本学者登山访碑，那位学者见到郑文公碑时竟然虔诚地跪了下去。这位学者仔细地观摩着石刻上的每一个文字，眼睛里透露出看到稀世珍宝的爱怜。马老师说，那位日本学者的表现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也让他明白了自己守护天柱山石刻的意义。他守护的是跨越千年的文化瑰宝，他有责任让这些宝藏完好地保存下去。他说：“尽管我做的都是一些小事，但是这些事情对于天柱山石刻的保护和研究工作非常重要，每当想到这点，我所有的疲劳就全都消失了，我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很重。”

马老师说，天柱山文物管理所的房屋建造于20世纪90年代初，条件非常简陋。到了冬天，屋内只生一个煤炉取暖，外面刮大风，屋里刮小风，洗脸盆和水桶里的水常常被冻成冰疙瘩，用水时只能把冰块敲开再烧热。最困难的时候，水管冻住了没办

法喝水，十多天只能喝一缸水，水缸结冰时他就用斧子凿冰取水。遇上雨雪天等恶劣天气，山中常常从早到晚空无一人，那份独守空山的孤寂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的。

带我们看完了可抵达的各处石刻，马老师说：“还有一处汉代的石刻，你们也得去看看，但位置比较偏僻，你们小心点，跟着我来。”有一处斜坡通向那里，斜坡非常陡峭，且附近没有树木等攀扶物，从这里下去极其危险。但为了能看到那处石刻，我们还是小心翼翼地前往。我们踩在斜坡上，身子倾斜，双手撑地，慢慢挪着走，总算到达了石刻附近。果然，眼前的石头上刻有“中平三年，弟子”六个隶书大字，其中“子”字已经残缺不易辨识。其用笔轻松活泼，毫不拘束，笔势放纵，结体宽博，类似《石门颂》之书法。看着眼前的汉代石刻，我们有种穿越千年的感觉，斧锤凿凿的声音仿佛在耳畔响起。我抚摸着石头上的文字，粗糙冰凉的触感从指尖传到心头，这是跨越千年的文脉传承。

天色已晚，我们的访碑之旅也接近尾声。暮色中，马老师在路边与我们挥手作别。他两鬓斑白，但浑身依然焕发着无尽活力，每当谈到文物时，他更是表现出无限的热情。他在平凡中坚守，在坚守中不凡，数十年如一日，不舍昼夜，披星戴月，做好天柱山摩崖石刻的守护者。他以一颗朝圣般的心，始终不渝地守护着这些历史瑰宝，这些华夏瑰宝也因他的守护得以长久留存，继续散发璀璨的光芒。

绒花之光

□陈梦瑞



在时光的长河里，总有一些技艺如同静谧的星辰，闪烁着不灭的光芒，穿越历史，静静地讲述着代代相传的故事。非遗手工绒花便是这样温柔的存在，它以细腻的笔触，在岁月的长卷上勾勒出了一幅幅绚烂的画面，让每一个触摸到它的人，都能感受到温暖与匠心。

第一次遇见绒花，是在一个安静的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一张古旧的木桌上，一朵精致的绒花发簪，就静静地躺在那里，仿佛是从古籍中走出的精灵，带着一丝不染尘埃的纯净与高雅，直叫我沉迷。它不同于现实中的任何花朵，没有自然的芬芳，却有着更为深邃的内涵——那是匠人心血的凝聚，也是文化传承的见证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穿越了时空，回到了那个手工艺艺术繁荣昌盛的年代，看见了那些手巧的匠人，如何以一丝一缕编织出了这不朽的美丽。

绒花，又叫“绒线花”，是起源于中国的传统手工艺，其历史可追溯至唐朝，甚至更早。它以蚕丝、棉线等为原料，经过染色、分丝、勾条、打尖、传花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，每一朵都蕴含着匠人的智慧。绒花谐音“荣华”，在过去，不仅是宫廷贵族头上的装饰，也是民间婚嫁时不可或缺之吉祥物，寓意着幸福美满、吉祥如意。

制作绒花的过程是一场对美的追求与致敬。首先要挑选上好的原材料，蚕丝因其光泽自然、质地柔软，成为制作绒花的首选。将整支蚕丝扒松后，放入冷水中浸泡一天，再用碱水将其煮熟，煮熟后的蚕丝称为“熟绒”，具有柔和、坚挺、不易倒毛的特点。接着，将蚕丝染色，以人红、水红、桃红等为主色调，辅以粉红、墨绿、葱绿等色，以黄色、金色点缀。这不仅是对技术的考验，更是对审美的

追求。染色后的蚕丝，需经过精细的分丝处理，每一根都要均匀细腻，才能确保后续制作的绒花形态饱满、色彩鲜艳。然后就是“勾条”，根据产品制作需要，把各种颜色的熟绒按照一定长度和宽度分劈成绒带，将其排匀后固定在某一器物上，用猪鬃毛刷子逐条刷平、刷匀。取一根黄铜丝对折，一端捻成少许螺旋状分叉从正面夹住排匀的绒带，再将另一端并捻成螺旋状，按照所需的规格将熟绒剪断，向反方向捻搓绞紧，再用木质搓板进一步加工成均匀滚圆的线条，这道工序就是绒花艺人口中的“滚绒”。对圆形绒条进行修剪加工，使圆柱状的绒条变成半球体、球体、椭圆体等合适的形状，这叫“打尖”。

紧接着就到了做造型的“传花”。匠人们用镊子将打尖后的不同色彩、规格的绒条进行造型组合，制成立体的鸟兽、昆虫、花卉等。这一过程既需要极大的耐心，又要求极高的技艺，稍有不慎，便可能前功尽弃。然而，正是这份对完美的追求，让每一朵绒花都独一无二，充满了生命力。

我曾尝试着亲手制作绒花，虽然技艺笨拙，但从无到有的过程还是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匠人的不易与伟大。每一根丝线的缠绕，每一次指尖的触碰，都像是在与历史对话，与匠人的灵魂共鸣。而我仿佛也成了绒花故事中的一员，感受到了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暖与力量。

非遗手工绒花如同一股清流，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那些曾经滋养过我们灵魂的传统之美。它不仅是一种技艺的传承，更是一种文化的延续，一种精神的传递。让我们珍惜这些古老的馈赠，用心去感受和传承，让绒花在每个人的心头绽放。

六月底，我们在教研室老师的带领下，到山东济南、青州、莱州、平度等地考察石刻艺术，其中位于青岛平度市大泽山镇的天柱山是我们此行非常重要的一站。天柱山上遍布汉魏以来的各种摩崖石刻，其中尤以北魏郑文公碑最为珍贵，这块石刻是闻名海内外的艺术瑰宝，也是无数书法爱好者常年临摹的摩崖石刻范本，在中国石刻书法遗存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

罗安然放松心情，像只黑猫，静静地靠向爷爷。爷爷坐在木椅上，像一尊雕塑。爷爷身上有午后的暖阳，淡淡黄黄的。爷爷凹陷的脸，深眶的眼，瘪塌的嘴……虽没肉感，但看起来精气神儿不错。

罗安然靠近爷爷，手里拿着一袋蛋糕和一袋绿茶。他稳稳站定，正想张嘴，只见爷爷右手一指，嘴里发出“呵呵”的响声。罗安然跳了老高，喊道：“爷爷，你知道我到跟前了？”

爷爷抬起头，说：“我听得见你的脚步声。”爷爷用手弹弹自己的耳朵，“我还能听到你的笑脸和手里的蛋糕。”

爷爷是盲人。

罗安然大笑道：“你听到我的笑脸？还听到了啥？”

爷爷说：“我还听见了你身上的热气。”

罗安然身上一热，喊道：“爷爷，你真的能听到我的热气？热气是什么样的声音？”

爷爷说：“你身上的热气就是我孙子的声音。”爷爷摸摸耳朵，无牙的嘴巴咧开，呵呵地笑着，“它说，安然挣到大钱喽，又给我买吃的喝的好东西了。”

罗安然听完摇摇头，说：“目前啊，经济不景气，我们的生意差，

相当的差。”

爷爷摸摸下巴上几丝银须，说：“你撒谎。”爷爷又牵牵自己的耳朵，“什么也瞒不过我的耳朵。这几个月白天夜里都有货车跑跑啊，生意不好车跑啥呀？我还听见你们公司仓库的轰轰声也没停止，货车进了又出，出了又进。生意好起来了，我听得见。”

罗安然目瞪口呆。

爷爷说：“只是我好几天没听到你的车子响了。”

罗安然身子一颤，脸有些红。他轻声道：“我的车子在保养。”罗安然脸上的红色黯淡下去，摇摇头，“我文化不高，只能给人拉货，还受人的气。”

爷爷抬头说：“坐在驾驶室里东奔西跑，何等荣耀。下车后兜里揣着票子，踏实自在。”

罗安然看着爷爷，心里一震。

81岁的爷爷缓缓站起身看向天空，偏着头，像是在聆听什么。爷爷听到了啥呀？

不一会儿，爷爷缓缓摸索着坐下，摸着耳朵说：“我刚才听到有个叫刘云华的人喊我，说我孙子租他的车，拉了半个月，还差租金一万块。租期没到就不要车了，租金也不给。那人骂我孙子不守信用，是蠢货。”爷爷停了一会儿，呵呵一笑，“我年轻时也是火气重，现在呀，好像懂事了。”

罗安然身子一抖，盯着爷爷的耳朵。爷爷“听”到的情况一点儿不假。罗安然满脸羞愧，眼睛眨呀眨，急忙掰下一小块蛋糕喂进爷爷嘴里。

爷爷咀嚼着蛋糕，说：“你妈说，你有女朋友了？”

罗安然点头，笑了，脸上荡

漾着喜悦。

爷爷问：“你有她的照片吗？我听听。”

罗安然连忙从手机里翻出女朋友的照片，放在爷爷耳边。

爷爷说：“我是耳神，我听出来了。好姑娘，多漂亮，多善良，多聪明……”

罗安然看着“耳神”，眼圈热，膝盖软，依偎着爷爷。

爷爷将照片放在罗安然手里，说：“你去忙吧。我想啊，你能听见信誉和财富的响声。”爷爷双手解开自己的棉大衣，手上跳跃着灿灿冬阳。

罗安然看着爷爷，一挺身，喊道：“谢谢耳神爷爷！”说完转身便走。

刚走出几步，他就听到头上有响声，只见一个小红布袋子从头顶落下，“啪”的一声。袋口敞开，有鲜艳的纸屑撒落出来。

寻乡，寻乡

□冯国平

在这样的夜晚，我想起了我的村庄。

一条巴河缓缓流淌，我从王家沱往凤滩河走，然后乘坐袁隆隆的汽船去往县城。从沙溪子上岸后，踏着光滑的青石板路拾级而上，走过大约十亩地，便是一丘一丘的水田，那柔软又细瘦的田埂路上，遍布父辈们留下的脚印和辛酸。那些烈日底下弯腰、扶锄、流汗的情形，在我的脑海里日渐模糊和陌生。

抽穗的稻田里弥漫着只有农人才能感受到的稻花香，淡淡的。闪烁的流萤也提着灯笼，匆匆地穿梭其中，辉映着天上星光，荡在水中变成了稻田里的星光。更有韵味的响成一片的蛙鸣，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。

这时候，我的大哥便会陪着父亲，提着一盏马灯去查看稻田，估量养育稻田的水够不够，或看看田埂上有没有螃蟹。有时候，父亲会卷上一管旱烟，就着月色和星光一边吸烟，一边盘算着这一季的收成……

然而，我从未想过，村庄有一天会离我而去。在老屋被拆除后，村庄被逐渐扩大的工业园

区淹没了。想起村庄，我便想起少年丧母的孤独、困惑与无奈，深夜北风呜呜地溜进漏风的仓屋，老黄狗在屋檐下颤抖，发出令人怜惜的声音。我蜷在被窝里，望着屋外漆黑的夜空，遥想山那边城市里的高楼和伸向远方的轨道。当我回望村庄的道路，始终能看见母亲和父亲以及养育我长大的外祖母站在那儿张望，带着慈祥温暖的目光。

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，槐花飘香，蜜蜂们忙碌地飞来飞去，燕子在屋檐下啄泥筑巢。夏天来临，粗壮的梧桐树上长满油绿的叶片，似一把大伞托起一片阴凉，夏日的阳光似乎也变绿了，风也温柔。秋天过后，我们会采摘几筐核桃摆在院中，那是无与伦比的快乐。如今，我在槐树林、梧桐叶、核桃树中寻找童年的缤纷，寻找对故乡的阐释。

“一花知春，一叶知秋”，外祖母说树累了，树也需要休息。树为什么要落叶、要枯老，春天又为什么会发芽，我小时候没有想过，不过门前那棵老核桃树是我梦中至善至美的一道风景，它是我寻找归乡之路时永恒的坐标。

巴河水依旧流向远方，我记忆中的村庄已改变了模样。老人们一个个离去，静静地睡在东山海螺沟里的坡地上。儿时的伙伴星散天际，各自一方，只有在过年时倦鸟归林，又匆匆离去。

村庄在人生的路口一次又一次暗示我、牵引我，触动我的神经，让我心神不宁。那么多人走出了村庄，远离了村庄，忘记

了村庄，村庄该多么难过。我们离开了村庄，村庄依然是村庄，而我们又是什么呢？村庄在我们这一拨孩子中反复比较、挑选，最终选择了当初木讷不言、多愁善感的我来叙述村庄、表达村庄、记录村庄，成为村庄的代言人。村庄养育了我，丰沛了我的血肉和灵魂，然而，那些散落在乡野间的故事，那些雨过天晴架在村头的彩虹桥，那些懂乡礼、知农事的农民却消失殆尽了。

巴河流日夜，慷慨歌未央。村庄是起点，也是终点。村庄是根本剪不断的脐带，断了筋骨依旧连着血脉。诗人艾青说：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”是啊，村庄是我们年少时想逃离、年老时又回不去的地方，现实中的村庄安置我的身体，梦境中的村庄安放我的灵魂。每一次回乡又离别，都是一次小型死亡。山一程，水一程，找寻村庄的路渐行渐远，村庄虽然早已消逝在我的视野中，但在睡梦中却又清晰可见。当我再次回望，依旧可见乡亲们和亲人们慈祥而温暖的目光……

有句话我不大喜欢：“一个人不读书，行万里路不过是个邮差。”说这话的人，可能觉得天下的邮差都没有内涵，缺乏诗意。而我这几年接触到几位邮递员，完全可以用浪漫来形容。

第一位邮递员小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。孩子们上学后，她做了邮递员。那时候邮递员的主要任务是递送信件、报刊、汇款单等。她每天绕着小城跑两趟，上午下午各一趟。这个职业很辛苦，他们最初骑自行车，后来才改成电动车。我每次见到小刘，她都是风尘仆仆的样子。不过她脸上的笑容总是很灿烂，大老远就会对我喊：“姐，今天你的邮件有不少呢！”我们俩偶尔聊天，多年来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。有一次我问她：“天天这么跑累不累？”她笑笑说：“习惯了！我觉得这个工作很好呢。你想啊，我的邮车上放着一份份希望。我把希望送到，带给人们的是幸福。姐，你们做教师的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，我们邮递员是美好的信使！”我向她竖起大拇指，夸她是个有情怀的邮递员。

有一次，小刘的邮车坏在半路，迟到了一个半小时。她见了我就说对不起，我说邮件早不晚都不要紧，人没事就好。她擦了一把额头上汗说：“那可不行，准时送达邮件是我分内的事，以后要提前预判一下可能出现的意外，尽量不迟到。”我见她如此认真，忍不住问她：“你天天做这个工作，在同样的路上来回跑，有没有厌倦的时候？”她冲我灿烂一笑说：“不厌倦，我没觉得是在重复。今天跟昨天不一样，明

天跟今天也会不一样。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嘛。”我再一次对小刘刮目相看。她不仅有情怀，简直是一个浪漫的邮递员。

几年后，小刘不再负责我们这条街道。临别时，我想赠送她一个精致的摆件作纪念。她说：“姐，你不如送我几本书吧，我喜欢看书，希望这辈子的阅读量能多卷书。我也想像你一样，有一天能发表文章。”前不久，我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了小刘发表的文章。她写得真好，真挚和浪漫的心性对写作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天赋。

后来，华子接替了小刘的工作。这个刚成家的小伙子总是风风火火的，好像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儿。那时邮递员的工作任务更重了，除了送信件、报刊，还要送邮政快递。华子也总说自己是快递员，不过他是有点得意地说：“我是邮局的正式职工，瞧我们这‘中国邮政’的标志，像不像绿色的翅膀？”我觉得华子说得非常富有诗意。后来，我在小城举办的合唱比赛中看到了华子。华子还是邮政系统的领唱呢，他在队伍的前排站着，英姿勃发，特别帅气。

再后来，我又遇到了邮递员大鹏。大鹏是个时尚的年轻人，他热爱工作也热爱生活，总有出其不意的浪漫想法。最近给我送邮件的是老张，他快退休了。老张说，干了一辈子邮政工作，走过了不知道几个万里路，想想都觉得这一生过得很有意思。老张不懂舞文弄墨，但“豪迈”这个词他用得恰如其分。

我们身边的这些邮递员，有脚踏大地的真诚，也有行者无疆的浪漫。他们行万里路，撒一路歌，留下了最美的身影。

浪漫的邮递员

□王纯

